



三联·精选阅读文库

地下室手记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伊信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三联·精选阅读文库

地下室手记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伊 信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下室手记 / (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伊信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9
ISBN 978-7-108-05493-7

I. ①地… II. ①陀… ②伊…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2747 号

责任编辑 刘蓉林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康健 薛宇
责任印制 卢岳 崔华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25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12.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写在前面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 19世纪文学巨匠, 俄国文学的卓越代表。处女作为书信体短篇小说《穷人》, 于1846年发表, 代表作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医生家庭, 父亲酗酒,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幼患有癫痫, 这一顽疾伴随他终生。对穷困者的怜悯和对苦难的深刻理解, 一直是陀氏创作的根基, 他笔下出现了很多挣扎于人间苦难中的经典人物, 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形象。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苦难的思考不只限于人道主义式的同情, 尤其是在他的后期作品中更多的是对人性的思辨和审问。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被称为心理学家, 他对人

物反常的、病态的、痛苦的深层心理状态的描写，对后世的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地下室手记》发表于1864年，被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一个转折点，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小说，开启了之后五部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序幕。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名穷困、卑微的公务员，退休隐居在社会的“地下室”里，小说分两部分，都以第一人称写作。第一部分“地下室”是作品的核心，以呓语般的独白剖析自己的内心——“我是个有病的人……我是个凶狠的人。我是个不招人喜欢的人……”第二部分“漫话潮雪”以对往事的回忆，追溯自己屈辱的人生，以及在偶尔出现的生机面前的挣扎、卑劣和退缩。

高尔基曾评价《地下室手记》描写了“自我中心主义的典型”、“社会堕落者的典型”；也有人认为“地下室人”的形象反映了当时俄国下层知识分子的悲哀；根据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这篇小说也被评论为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进行的论辩。这些读解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正确的，但陀氏小说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其内涵是复杂的、多重的，超越具体的历史、种群环境，直指人类内心深处的病态与黑暗。“地下

室人”不是俄国的哈姆雷特，也不是俄国“多余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把一切高尚、优雅与美的形式都从主人公身上剥离了。读者必须直面人性中最丑恶、病态的东西，它属于每一个灵魂，只是在被逼入绝境前，常常被一些“体面”的社会特征遮蔽罢了。

鲁迅在《〈穷人〉小引》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也许有助于读者理解《地下室手记》：“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此次三联刊印《地下室手记》，使用的是笔名“伊信”的译本。主要翻译者朱谱萱，1911年生人，是著名的编辑、翻译家、语言学家，曾任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理事。1997年获韬奋奖，2006年获首届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

译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莫斯科国
家文学出版社 1956 年版十卷本第四卷

目 录

第一章 地下室	1
第二章 漫话潮雪	61

第一章

地下室*

* 手记的作者也罢，《手记》本身也罢，不用说都是虚构的。然而像手记的编写者那样的人物，在我们的社会里——考虑到我们的社会因之而形成的那些情况——不但可能，而且是必然存在的。我想比平常更清楚一些地向大家介绍一个不久前产生的人物，他是还活着的一代的代表之一。在这篇以“地下室”为标题的片断里，这个人物介绍了他本人、他的观点，也仿佛想说明他之所以会出现和必然要出现在我们中间的原因。在其后的一个片断里，才是这个人物关于他生活的若干事件的真正的“手记”了。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是个有病的人……我是个凶狠的人。我是个不招人喜欢的人。我觉得我肝脏有病。可是我丝毫不了解我的病，而且不知道到底患什么病。我不去看病，也从来不曾去看过病，虽然我尊重医学和医生。况且我还极端迷信；唔，迷信是迷信，尽管我尊重医学（我受过足够的教育，按理说不应该迷信，但我还是迷信）。不对，我是故意赌气而不去看病的。这一点你们多半不会理解。唔，可我是理解的。当然喽，我不能够向你们说明，我在这种情况下赌气是为了跟谁过不去；我非常明白，我不到医生那儿去治病，是绝不会作践到他们的；我比谁都清楚，我这一切做法只有损害自己，而不会害别的人。可是说到底，如果我不去看病，那只是因为故意赌气。肝脏在作痛，那就让它痛得更厉害些好了。

我早已经这样生活了——有二十来年了。现在我四十岁。我从前上班办公，但现在不上班办公了。我是个凶狠的小官吏。我对人粗暴，并因此感到快意。我倒是不受人家贿赂的，凭这一点我就应该给自己奖励。（这句俏皮话说得并不好；可是我不想把它抹掉。我把它写了出来，以为一定很俏皮；但现在自己也看得出不过是想臭美，——我就是故意不抹掉！）有时候有人来到我的办公桌跟前请求我开证明或问什么事，——我向他们龇牙咧嘴，当有人因此感到苦恼时，我觉得有说不出的快乐。这几乎总能成功。这种人大半都是胆怯的老百姓，我指的就是那些提出请求的人。但也有一些公子哥儿似的人，其中我特别讨厌一个军官。他怎么也不肯就范，而且令人十分厌恶地把马刀弄得铿锵作响。我跟他为了这把刀闹了一年半。我终于取得了胜利。他不再弄得铿锵响了。不过，那还是在我年轻时发生的事。但是，诸位先生，你们可知道，我的凶狠到底主要表现在哪点上呢？这可就是整个问题的所在了，而问题的最糟糕之处也就在于：我经常在感到最强烈的愤恨时，也可耻地自我意识到我不仅不凶狠，甚至不是一个能凶狠得起来的人，我仅仅能吓唬吓唬麻雀聊以自慰罢了。我气愤得满口唾沫，可是你们只要给我一个洋娃娃什么的，给我一杯加糖的茶

喝，我大概就会安静下来。我的心会软下来，虽然事后自己也一定会对自己咬牙切齿，并且会羞愧得几个月睡不着觉。我就是这么个脾气。

方才我说自己是个凶狠的小官吏，那是谎话。是因愤懑而说的谎话。我不过是跟有事求我和军官闹着玩玩儿，事实上我是永远不会变得凶狠的。我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有许多与凶狠最对立的成分。我感到这些对立的成分在我身上竟是那么拥挤不堪。我知道它们一辈子都在我身上拥挤来、拥挤去，总想往出挤，可是我不放它们，硬是不放，故意不放它们出来。它们折磨得我羞愧难当；弄得我浑身痉挛，终于使我厌烦得很，简直厌烦透了！诸位先生，你们是否觉得我现在在你们面前对什么事表示懊悔，有什么要向你们请求原谅的吗？……我确信你们会这样认为……可是，我得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就这样认为，那我也无所谓……

我不仅不会变成凶狠的人，甚至绝不会变成别的什么人：既非凶狠也非善良，既非无赖也非正直，既非英雄也非虫豸。现在我在自己的角落里度残年，我认为聪明人是不能够认真地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只有傻瓜才能够搞出些名堂来，我就拿这种恶毒的和毫无用处的安慰来为自己解嘲。是的，十九世纪的

聪明人多半应当是、而且道德上必须是没有个性的；而有个性的人、活动家——那多半是鼠目寸光的人。这是我四十年来的信念。我现在四十岁，而四十岁，那便是整整一生；须知那是很老的老年呀。一个人过了四十，再活下去就不合适了、鄙俗了、不道德了！有谁活得比四十岁更长的？请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回答吧！我要告诉你们，这样活着的是谁：这样活着的是傻瓜和坏蛋。这话我要当面告诉所有的老头儿，告诉所有那些可敬的老头儿，所有那些白发如银的和芳香扑鼻的老头儿！我要当面对全世界这样说！我有权利这样说，因为我自己还要活到六十岁。要活到七十岁！要活到八十岁！……等一等！让我歇口气……

先生们，你们大概认为我是想逗你们发笑吧？你们这样想也错了。我并不是像你们看来，或者也许像你们看来的那种非常快活的人；可是如果你们被所有这些废话所激恼（我已经感觉到你们被激恼了），而想盘问我到底是什么人——那么我就回答你们：我是个八等文官。我当过差，为了糊口（但仅仅为了这个），而去年当我的一个远房亲戚立下遗嘱留给我六千卢布时，我立刻辞掉了职务并回到我自己的角落里住下了。我以前也住这个角落，但现在我住定这个角落了。我的房间很糟

糕，很坏，在城脚边。我的女佣人是农村妇女，年纪老，因为愚蠢而凶狠，而且身上老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人家对我说，彼得堡的气候变得对我有害，以我的微不足道的钱财在彼得堡生活未免太可怜。这一切我都明白，比所有这些经验丰富的和绝顶聪明的出谋划策者和点头哈腰的人更明白。然而我在彼得堡住下了；我不离开彼得堡！我之所以不离开……嘿！但我离开还是不开，这毕竟完全无所谓。

可是一个规矩人能以最大的愉快来讲的是什么呢？

答复是：讲自己。

好吧，我就来讲讲自己吧。

现在，先生们，我想对你们讲一讲我为什么甚至连虫豸都没做成的道理。我只管讲我的，你们愿意听也罢，不愿意听也罢。我要庄严地告诉你们，我曾多次地想做虫豸。可是甚至连这一点我也做不到。我向你们赌咒，先生们，过多的感觉，是一种病，是真正的、十足的病。对于人的日常生活来说，一个普通人的感觉，也就是说，只要具有比我们那不幸的十九世纪有教养的人，特别是不幸居住在彼得堡这么个地球上最不现实和最有心计的城市（城市有有心计的和无心计的之分）里的人少一半或四分之一的感觉，就已经绰绰有余。譬如说，有一切所谓直性子的人物和活动家的平日的感觉，就完全够了。我可以打赌说，你们以为我出于傲慢而写了这一切，以便讽刺一下活动家们，而且出于恶劣的傲气我还像那个军官那样把马刀

弄得铿锵作响。可是诸位先生，有谁会夸耀自己的病，而且还要拿它来摆架子呢？

不过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家都在这样做，都拿他们的毛病来夸耀，而我，看来还比大家更厉害。我不来跟你们争论；我的反驳是愚蠢的。但我始终确信，不但很多的感觉，甚至每种感觉实际上都是病态的。我坚持这一点。我们暂且不谈这个。请回答我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常常会发生那样的事：好像故意似的，当我，不错，正是当我最能感觉到我们一度常说的“一切美好而崇高的”^①所有精妙之处的那个时候，我却有时竟会感觉不到而做了那些丑恶的行为，那些……是的，总而言之，那些虽然所有的人似乎都在做，但仿佛故意似的，正是在我感觉到完全不应该做的时候恰恰会做了的事……我越感觉到“善”和一切那种“美好而崇高的”时候，我也就越是堕落进我的泥潭里，越是完全不能自拔。可是主要之点在于，这一切仿佛不是偶然出现在我身上，而仿佛是必然如此的。这仿佛是我的最正常的情况，而绝不是疾病和堕落，所以

^① 这一说法出自康德《论崇高与美》一文。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提法在俄国批评家们中间甚为流行。——原注